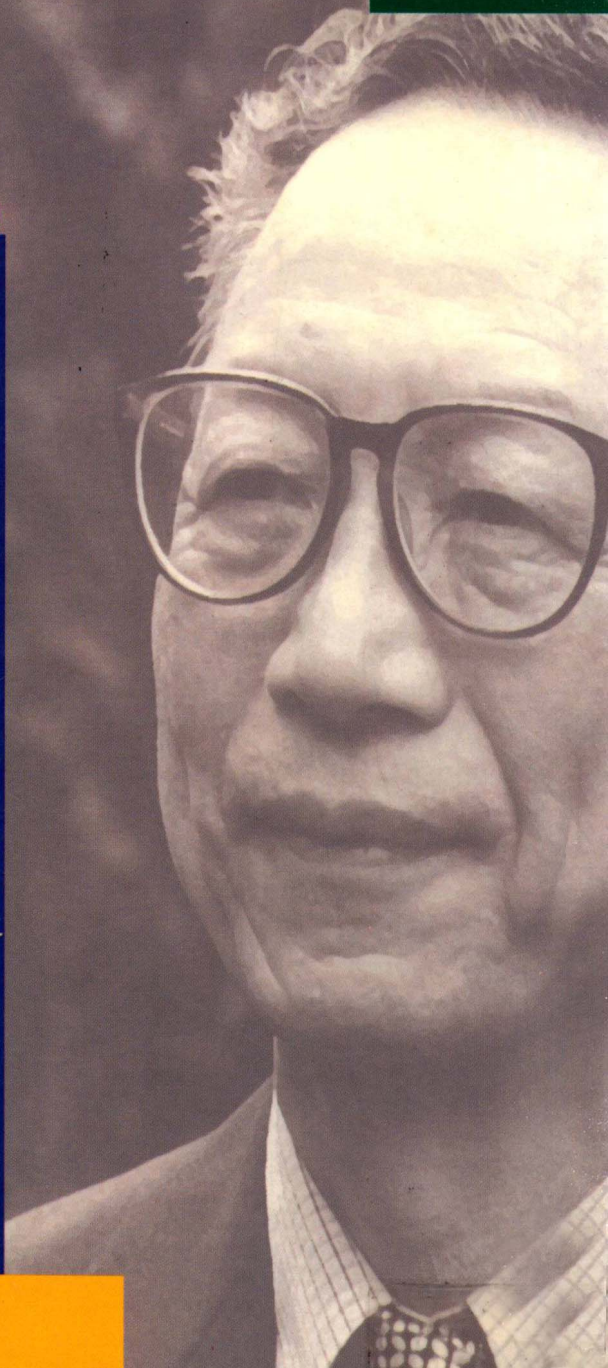


給21世紀公民

全球倫理

與宗教對話

劉述先◎著



世界公民叢書

---

# 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

劉述先◎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 / 劉述先作。

--初版。--台北縣新店市：立緒文化，民 90

面；公分

ISBN 957-0411-22-8 (平裝)

1. 倫理學—論文講詞等 2. 宗教—論文講詞等

190.7

90004237

## 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

出版——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作者——劉述先

發行人——郝碧蓮

總經理兼總編輯——鍾惠民

副總經理——陳蕙慧

編輯——徐雅慧、許純青

行銷專員——潘茂正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中央六街 62 號 1 樓

電話——(02)22192173

傳真——(02)22194998

E-mail Address: service@ncp.com.tw

劃撥帳號——1839142-0 號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帳戶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6426 號

行銷代理——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電話——(02)27999490 傳真——(02)27995284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 210 巷 30 弄 25 號 1 樓

排版——辰皓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祥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敦旭法律事務所吳展旭律師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黃台芬律師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分類號碼——190.00.001

ISBN 957-0411-22-8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90 年 4 月初版 一刷 (1~2,500)

Global Ethic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Copyright © 2001 by Shu-hsien Liu

ALL RIGHTS RESERVED.

定價◎250元



## 對話時代來臨

一九八九年二月我應邀去巴黎，參加由聯合國支持的「世界宗教與人權」的研討會，由儒家的立場對孔漢思（Hans Küng，又譯漢斯·昆）的主題演講：「沒有宗教之間的和平就沒有世界的和平」做出回應，從此與孔漢思推動建構「世界倫理」（Global Ethic，又譯「全球倫理」）的努力結下了不解緣。那年我曾作一短文介紹孔漢思的思想之指向，後收入拙著：《理想與現實的糾結》（台北：學生書局，一九九三年）。當時並未料到，這次會議是揭開一個運動的序幕。現在又重新將該文收入本集，乃是本集收錄的唯一舊作。另外九篇文章，有兩篇刊於一九九八年，一篇刊於一九九九年，其餘都完成於二〇〇〇年，包括新鮮出爐的作品，剛在各會議宣讀，論集還沒出來，便徵得各主辦單位同意，以第一時間將文章收入本集，為對這

個論題有興趣的讀者，提供一個完整的面貌。

一九九三年，孔漢思起草的〈世界倫理宣言〉奇蹟似地在芝加哥舉行的世界宗教會獲得通過。一九九五年我曾在慶祝聯合國成立五十周年的文集發表一短文，對之做出積極的回應。孔漢思又再接再厲起草〈人的責任之世界宣言〉，我會通過電子郵件，參與修訂工作。一九九七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成立「普遍倫理計畫」(Universal Ethics Project)，為期三年。第一次會議於三月底在巴黎開會，全世界有十二位哲學家參加，討論起草〈世界倫理宣言〉相關事宜。我曾撰文：〈世界倫理與文化差異〉，對於會議情況與孔漢思起草的兩個文本的內容加以介紹。第二次會議於一九九七年底在拿波里召開，全世界有三十位左右哲學家參加，但未能達成協議，我也曾撰文：〈起草「世界倫理宣言」的波折〉加以報導。嗣後我把在拿波里宣讀的論文改寫成中文並大事擴充，完成了〈從當代新儒家觀點看世界倫理〉一文。這三篇文章均收入拙著：《儒家思想意涵之現代闡釋論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二〇〇〇年）之中。

一九九九年暑假由香港中文大學榮休，回台定居，轉任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特聘講座。工作以研究為主，著作量大幅增加；同時在東吳大學哲學系教一門碩士班課程，積極參與學校組織之學術活動，備受學校當局禮遇，今年受聘為該校第一任端

木愷講座教授。而聯合國放棄了通過世界倫理宣言的努力之後，轉而支持區域性推動普遍倫理的計畫。一九九八年六月在北京開第一個由聯合國支持的區域性會議，我也曾親身參與。台灣方面也逐漸開展了這方面的興趣。二〇〇〇年五月二十至三十一日，東吳大學主辦「中國哲學與全球倫理」學術研討會，我作了其中的一場主題演講：〈宗教情懷與世界倫理〉，介紹了史威德勒(Leonard Swidler)對於世界倫理與宗教對話所做出的貢獻。

史威德勒在費城天普大學主持一個世界倫理中心。他也有天主教的背景，支持孔漢思推動世界倫理的建構不遺餘力。但他的努力在華文世界裡鮮有人知，故我特別撰文加以介紹。事實上他本人也起草了一份世界倫理宣言，在歐美曾經受到廣泛的討論。一九九八年八月在波士頓召開世界哲學會——他組織了一個圓桌討論世界倫理，我也曾親身參與。一九九九年他編的走向世界倫理宣言的文集出版，不只包括了他和孔漢思起草的三個宣言的文本，還邀請了各個精神傳統的代表對之做出回應。我在拿波里宣讀的論文也收錄在這一文集之內，作為新儒家的回應。史威德勒堅信由啓蒙以來，「獨白時代」逐漸終結，「對話時代」正在來臨，全球意識覺醒，才能面對地球村毀滅的危機。史威德勒的呼籲與努力絕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一九九九年歐洲出了一個新的《全球對話》的季刊，二〇〇〇年初出第三期，乃是「信

仰的新宇宙」專輯，邀請世界各精神傳統的代表參與對話，我也應邀撰文，由新儒家的觀點對宗教多元主義的論旨做出回應。我即根據這兩份重要的文獻，把當前最新最尖端的有關世界倫理與宗教對話的討論，以第一時間介紹到華文世界，並做出我自己的反省。由比較視域寫出的兩文，以亞伯拉罕信仰為重點的一篇，發表於香港《道風》第十四期（二〇〇一年春）；以東方智慧傳統為重點的一篇，則宣讀於由喜馬拉雅基金會支持的由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在花蓮舉行的「中華文明的二十一世紀新意義」第一屆研討會。這兩篇文章也由該會放在網路上(<http://www.himalaya.org.tw/21century/>)給有興趣的人參考。而中央研究院在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九至七月一日召開大型的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裡面有世界倫理的節目，由我擔任討論的主持。正好聯合國普遍倫理計畫的總結報告剛剛出爐，對於問題的前因後果，有全面性的掌握與報告。我也及時加以轉介。聯合國已定二〇〇一年為對話年，這份報告會成爲一個焦點論題，應該不在話下。

二〇〇〇年又正好是朱子逝世八百周年紀念，大陸與台灣各地都在開會慶祝。我對朱子哲學的內部義理已無多新義可以提出。但朱子宗奉的「理一分殊」，通過創造性的闡釋卻可以當作規約原則，對於當前道德倫理的重建，指點一個方向。我是在比較的視域下，討論了它與世界倫理、家庭倫理、生命倫理的相干性。這篇論

文宣讀於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在台北舉行中國哲學會組織的「朱子學的回顧與二十一世紀的展望」學術研討會。最後，我應香港浸會大學之邀於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二日為「資訊時代的傳媒操守」學術研究會作一場主題演講：「世界倫理與傳媒操守」。我希望通過這本文集的出版，能引起更多人對這些問題的關注，並開展出新的觀念與行動，來面對新世紀與新千禧的挑戰。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在一九九九年暑於我由香港中文大學榮休之後，提供良好的研究環境，讓我專心工作，立緒願意承印本書，以最快速度出版，為學術服務，都是我衷心感謝的。

序於中央研究院文哲所  
二〇〇一年三月六日



# 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

【目錄】全書總頁數 286 頁

〈自序〉對話時代來臨◎劉述先

1 宗教信仰與世界和平 1

2 世界倫理與文化差異 15

3 起草〈世界倫理宣言〉的波折

——第二次世界倫理會議剪影 39

4 從當代新儒家觀點看世界倫理 55

5 宗教情懷與世界倫理

——以史威德勒為例 87

6 從比較的視域看世界倫理與宗教對話

——以亞伯拉罕信仰為重點 117

7 從比較的視域看世界倫理與宗教對話  
——以東方智慧傳統爲重點 147

8 世界倫理建構的探索 175

9 「理一分殊」的規約原則與道德倫理  
重建之方向 203

10 世界倫理與傳媒操守 231

## 宗教信仰與世界和平

---

## 宗教的矛盾和普遍性

宗教的嚮往是超越的絕對，然而實際的宗教卻是一個文化現象，與現實的政治、社會結構有著緊密不可分割的關係。今日世界上有許多紛爭，像以色列與巴解、愛爾蘭的天主教與新教、印度的錫克教與印度教，莫不有強烈的宗教因素糾纏在裡面。

卡西爾（勒）(Ernst Cassirer)說得好：

宗教不僅在理論的意義上始終是個謎，而且在倫理的意義上也始終是個謎。它充滿了理論上的自相矛盾，也充滿了倫理上的自相矛盾。它鼓勵我們與自然交往，與人交往，與超自然的力量和諸神本身交往，然而它的結果則恰恰相反：在它的具體表現中，它成了人們之間最深的糾紛和激烈鬥爭之源泉。宗教自稱擁有一種絕對真理；但是它的歷史卻是一部有著各種錯誤和邪說的歷史。它給予我們一個遠遠超出我們人類經驗範圍的超驗世界的諾言和希望，而它本身卻始終停留在人間，而且是太人間化了。（甘陽譯：

《人論》，頁九二—九三）

同時，不要以為信奉無神論的共產集團就可以完全超離宗教紛爭的問題。羅素在他的《西方哲學史》就曾指出，除了相信無神以外，共產黨的組織結構與教會的組織結構有驚人的相似性，同時共產信徒的熱狂也不下於宗教信徒的熱狂。當代新教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就會經把宗教重新界定為「終極關懷」，這樣無神論也可以是以終極關懷的一種，只不過所信奉的對象與一般宗教不同而已！凡人絕不可能沒有某種終極關懷，由這樣的觀點出發，也可以說，宗教的現象是普遍的。把宗教當作一種過時的東西的看法是錯誤的。由現代進入後現代，宗教仍然是一個強固的力量，它發生了一些正面的作用，也造成許多問題，需要我們對之加以正視。

一九八九年七、八月間，停開了二十年的東西哲學家會議在檀香山恢復開會，我還打算趁便到夏威夷的大島希羅去開國際中國哲學會，所以原則上決定不到其他地方去開會，忽然收到巴黎的德國文化協會的邀請函，要我一九八九年二月到巴黎去開一個「世界宗教與人權」的研討會。他們已經邀請了天主教極負盛名的神學家孔漢思(Hans King)作主題演講，要我代表儒家的觀點發言，另外還請了猶太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的代表，參加討論宗教信仰與世界和平的問題。我覺得責無旁貸，遂接受了邀請，並立即著手準備論文，一九八九年二月到巴黎去開會。

## 與儒家合轍的天主教神學家

孔漢思是天主教著名的自由思想神學家。由於他的觀點不合正統，教宗下令解除了他在瑞士大學神學教授的職務。據《時代》雜誌報導，他最後一次演講聽者如堵，課室坐不下，要把擴音器掛在外面，有數百人坐在草地上聽講，由此可以看到他的吸引力。好些年前，他和一個團體到大陸去，途經香港到中文大學來，由我為他們講解儒家倫理的要義。後來他約我為 *Concilium* 雜誌撰稿，討論儒家思想的宗教涵義。當然，我也曾經和香港的德國文化協會合作，在一九八五年舉辦過「和諧與爭鬥」的國際哲學會議，英文的論文集剛剛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或許由於這幾種淵源的緣故，他們希望我到巴黎去開會，我也因為孔漢思是主講人，才爽快地答應了會議的邀請。

孔漢思的文章的題目是：「沒有宗教之間的和平就沒有世界的和平」，副題是：「在真理的熱狂與遺忘之間的萬國的(Ecumenical)道路」。讀完全文，令我驚訝的是，他提出的論點幾乎莫不是我可以同意的論點。他的思想流露了一種濃厚的人文主義的色彩，與儒家「內在超越」的思想簡直可以完全合轍。而他所提出的問題刺激了

我的思想，使我極為樂意由儒家的觀點給予回應。他努力嘗試要解決的問題是：一方面宗教嚮往的是絕對的真理，另一方面各宗教之間又要和平相處，如果不能在兩方面找到調停的方策，在各宗教之間展開對話與溝通的話，那麼許多現實上的紛爭是難以避免的。像黎巴嫩的分崩離析就是一個眼前的例證，基督徒與回教徒之間無法對話與溝通，流血就不能夠避免。同樣，以色列與耶路撒冷、伊朗與伊拉克、印度與巴基斯坦、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過去越南的佛教徒與天主教徒、現在北愛的新教徒與舊教徒，都面臨著類似的問題：藉著上帝的名義，幹著燒殺劫掠的勾當，如果不能加以扭轉，那就前途堪憂。事實上宗教間的互諒與互相了解，可以造成奇蹟般的改變。二次大戰以後，連德法間的世仇，都可以在基督教的共同信仰之下，找到解決的道路，如今歐洲共同體有著互相依賴的經濟、國防結構，便開創出了一個全新的局面。而世界未來的和平相處，實有賴於我們在未來共同的努力，做出智慧的抉擇。不幸的是，人在一方面對於真理有著一種熱狂的偏執，徹底地排除異己；另一方面卻又把真理完全遺忘了，以致什麼信仰都沒有。這兩種情況都不是可欲的。我們要怎樣一方面可以維持我們自己的信仰，另一方面又能與其他信仰和平相處，這便是我們面臨的重要問題。

孔漢思認為有三種策略是不能奏效的：一是固守壁壘的策略，二是徹底消解的

策略，三是廣大包容的策略。現在略加解釋如下。

第一種態度認定自己所信奉的宗教是唯一真實的宗教，其他一切都是異端邪說，一律加以排斥，這種態度只會增加問題，不能解決問題，自不足取法。第二種態度認為宗教根本沒有真理可言，各人信各人的，彼此之間有矛盾衝突，只能和稀泥拉倒算了，這樣弄得漫無歸止，也同樣不足取法。第三種態度認為自己的宗教才能把握到最終極的真理，其他的宗教只把握得到真理的浮面，雖也可以包容進來，但畢竟只是初階，往真正深入處挖，仍然只有一家真理，事實上有誰會接受別人那種紆尊的態度呢？一樣是解決不了問題！孔漢思提議，每一個宗教都應該由自我批評、自我檢討開始：只有看出自己的不足，才有資格去批評別人，同時也只有借鏡於其他的宗教，才能夠明白地找到自家經驗之不足。

就以基督教為例，絕不要以為基督教是不可以批評的，事實上，別人對於基督教的批評就尖銳得很。基督教雖然講愛講和平，但在別人眼裡看來，排他性極強，絕不寬容，而且富於侵略性，既不仁愛，也不和平。同時由於它的他世情懷，鄙棄此世以及肉體，不能全幅肯定人生，以致內在充滿了掙扎奮鬥。它又過分誇大了人的罪疚意識，幾乎到達了一種病態的地步：儘管人從中心徹底腐爛，卻能夠依靠上帝恩寵而得到救贖。同時它也過分渲染了耶穌的神性。由這樣看來，佔世界人口三



分之二的亞洲，經過好幾個世紀不斷的傳教活動，迄今為止，只有百分之五信奉基督教，這難道是一個偶然的現象嗎？

### 不同宗教須尋求共同標準

無論這些批評是否正確，由此可見，宗教逃避不了真理與虛偽的問題。我們是否可以假借宗教的名義去作反人性的勾當，好像把人當作犧牲，或者驕奢淫佚，無所不爲呢？絕對不能夠。當然每一個宗教都有它自己內在的標準，不容許它墮落變質、繼續腐化下去，宗教內部便有一種力量要淨化它自己。無疑每一個宗教都可以訴之於自己的傳統來建立標準，每一個傳統都有它自己的寶典，如聖經、古蘭經、薄伽梵歌、佛典、四書五經之類。但由這些寶典樹立起來的權威至多只能夠拘索一個教派內部的信眾，而不能夠有普遍的效力。面對著世上許多不同的宗教，我們必須要尋求一些普遍爲大家所接受的標準，好像世界各國共同接受的國際法一樣。

孔漢思十分希望能夠找到一些有普遍性的倫理道德標準。宗教雖然是嚮往超越的絕對，但與現實的人間世卻有沒法切斷的干係，像十誠所頒佈的道德律令就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而他指出在世界各宗教發展的過程中，真實的「人性」(Homo)